

二十世纪思想史年表

[日] 矢代梓 著

学林出版社

二十世纪思想史年表

[日] 矢代梓 著
叶 娉 译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思想史年表 / (日) 矢代梓著; 叶娉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486 - 0458 - 7

I. ①二… II. ①矢… ②叶… III. ①思想史—世界
—20 世纪—年表 IV. ①B151 - 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1458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 - 2008 - 089 号

学林“好望角”系列丛书

出品人: 曹维劲

丛书策划: 叶 刚

二十世纪思想史年表



作 者——(日) 矢代梓

译 者——叶 娉

责任编辑——叶 刚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 ewen. cc)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刷 刷——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6.5

版 次——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86 - 0458 - 7/B · 27

定 价——2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Nenpyou de Yomu Nijyuu-seiki Shisoushi》

© Kasai Ichiko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目 录 |

前言	笠井《二十世纪思想史年表》的妙趣所在 今村仁司	1
1883—1900	瓦格纳、马克思之死与世纪末的巴黎	19
1901—1910	卡巴莱歌舞与俄罗斯芭蕾舞的黄金时代	37
1911—1920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文化人众生相	53
1921—1930	装饰主义风格时代的到来	75
1931—1940	现象学热潮,以及其后的托洛茨基暗杀 事件	91
1941—1950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的知识界	111
1951—1960	美国社会学的兴盛	129
1961—1970	日益崭露头角的结构主义者	145
1971—1980	从自我组织化到自创生理论	161
1981—1995	冷战终结。德勒兹、列维纳斯辞世	177
谨以此文代替后记	笠井市子	200

前言

笠井《二十世纪思想史年表》的妙趣所在

今村仁司

笠井雅洋(矢代梓)所著的《二十世纪思想史年表》，乍读之下读者也许会觉得，此书无非是将一些枯燥的事实进行了简单的罗列而已。有人甚至可能感到不满：这不过就是在普通的编年体年表中穿插了文化事件以及人物罢了。当我们对于历史上曾发生的鲜活、真实的往事缺乏充满知性的关心时，产生如此印象也不足为奇。然而如果我们能够从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去阅读这些看似乏味枯燥的事实的罗列，我们将会恍然发现这份年表所蕴涵的无穷趣味，进而对于作者想要传达的信息亦能心领神会。我认为，这份年表中其实蕴藉着重要的内涵。据我推测，笠井雅洋君是希望通过“提示事实”这种形式，向读者传递一种关于如何认识过去的事实的独特方法。以此推测为依据，在下文中我将尝试进一步探求作者的写作意图。

1 对于细节的关注

作为文化专栏的专栏作家

现在,我面对着笠井君的《年表》,不由得怀念起他生前的一言一行。我希望能够尽我所知地描绘出他的形象,以此追悼逝去的笠井。我认为,笠井所著的《年表》正折射出他的人格与品质。

当我看着这部年表,似乎能直接感受到笠井本人。如果仅就表象而言,读者的最初印象也许是:“他竟然知道这么多零散琐碎的东西啊!”在很久之前,我就曾经和笠井进行过无数次的谈论、闲聊,从他那儿,我了解了许多从未知晓的事实。他也曾告知我过一些重要的书籍,那些书籍并不仅仅是日语书籍(包括日本人所著的书籍以及翻译书籍),还包括了英语、法语,尤其是德语的原版书籍。在某些方面他的确堪称无所不知。

我曾经有幸去笠井府上拜访,他带我参观了他的藏书室。那真是一个浩瀚的书籍的海洋。藏书室里摆满了海内外的各种书籍,足有所藏书籍的数倍以上。正是这些汗牛充栋的书籍造就了他的通晓古今与博学多识。而那绝非是一些陈旧过时的知识。最初我也曾诧异,一个忙于出版社编辑工作的人为何如此致力于书籍的收集以及知识的吸收呢,那恐怕是出于对书籍的热爱吧。但是,我渐渐理解了,并不仅仅是这个原因,在他身上有着与“书痴”截然不同的某种特质。在此我想记录下在与他交往的过程中所逐渐了解的情况,当然其中也包括了我个人的某些揣测。

笠井著有一本名为 *feuilleton critique* (批评专栏) 的书。书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谓 *feuilleton* 指的是西欧报纸上的文化专栏,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文化专栏本身,而是负责撰写此栏目的人所持的态度以及特征。撰写文化专栏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文化专栏作家,以前似乎类似于连载小说的作家,但渐渐的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就肩负起了足智多谋的文化批评家的角色。有一个时期笠井君也曾立志要成为一名文化专栏作家。他的这种意愿,在他的这本书的书名中亦有迹可寻。那一时期,笠井君常将文化专栏这个词挂在嘴上。作为一名身负批评家重任的文化专栏作家,仅有聪明才智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具备高度的知性以及渊博的知识,同时对人性有着深刻的了解,与日本报纸的专栏作家性质迥异,我记得笠井君曾反复地强调过这一点。他当时好像曾将某位西欧的作家视为榜样,现在我已记不清那位作家究竟是谁了,真是让我感到遗憾。

我一边写着这篇文章,一边极力地回想已袅袅远去、朦胧不清的记忆深处与笠井之间曾有的对话,在我的记忆中至今依然记得的是一个他经常以充满尊敬与向往的口吻念叨的名字,那就是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现在我只能猜想,笠井君心中的偶像恐怕正是这位瓦尔堡。笠井君那种对于细微事实的关心、竭力探索那些不为人知的事件或人物、努力从精神上深入事物的内部等研究方法,与瓦尔堡的作风可谓一脉相承。瓦尔堡的座右铭——“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也正是对笠井努力探求事实真相的行为所作的最好诠释。的确,我曾无数次从他口中听到过这句话。顺便提一下,将瓦尔堡的重要性告知笠井君的好像是林达夫先生。我

觉得,在林氏的精神中,存在着和笠井君的精神的某些共鸣之处。

因此,从外部观察笠井所做的工作,你会发现他的思想是专注于上帝所栖息的细节之中的。所谓上帝意味着真实,意味着存在于事实、事件或人物中,存在于事物联系性之中的作为事实真髓的真实。通过对事物的分析追踪,希望将犹如伊壁鸠鲁(Epicurus)的灵魂一般隐藏在事物及其联系性之中的真实大白于天下,这正体现了细节探求者的真正价值,对于其本人而言,这种探求无疑是一种充满知性的妙趣。

勇猛的细节探求者

身为具有批评精神的文化专栏作家或者作为一位细节探求者的笠井君,对某位大思想家及其思想理所当然抱有关心与兴趣,然而与此同时,他对于往往会从普通的观察中遗漏的细节——诸如人物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乃至人与事件的相遇方式等,产生同等程度甚至是更热切的关心与兴趣。我认为他藏书的真正动机,与其说是收集自己喜爱的书籍(当然也包含此因素),不如说是将其作为工具,希望在证据充分的前提下彻底查明一个人思想形成的背景或者思想与社会背景(从人际交往的意义出发)之间的关系。一旦开始这样的研究,那么汗牛充栋般的多种多样的图书,简直是一种宿命般的必然。而且,在我参观了他家书库之后,他的图书数量必定又呈几何倍数增加。仅仅凭借好奇心,那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点的。他的藏书行为显现了一种由知性的理念所支持、堪称勇猛的探求精神,正是出于此种精神,笠井才孜孜不倦地在书籍中进行探索,并发掘蕴涵在事实之中的

精神结晶。

从某种观点来看，笠井似乎是好心眼的化身。但是他身上蕴藏着某种超越了好奇心、超越了理性的特质。我们只能说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素质。那究竟是什么呢？

或许可以说那是一种勇于深入事物内部进行探索的精神吧。对于普通人而言，事物也好事件也罢，听过看过后便会转瞬忘却。总之，那只不过是些生活的布景而已、是些不过如此的东西。然而，对于细节探求者来说，事件以及事物或者是过去的人际关系等等，绝对不是“不过如此的东西”。可以说这些都是被注入了神秘的气息，换言之，都是有生命的、活生生的。对于笠井而言，不存在着任何消亡了的事物与事件，一切的事物、事件、人物及其所有的关联都充满了生命的气息。无论相隔多么遥远的时代或地域的事物、事件，在他看来都鲜活地存在于眼前，它们作为一种有灵魂的存在正在向他娓娓倾诉。

笠井的精神内涵恐怕正在于此吧。他是一个大声讲述的人。即便面对近在咫尺的人，他也会将其视为与自己远远离开的对象，大声地与其对话（他的声音实在是令人有震耳欲聋之感，我经常被他的大声震得双耳疼痛。顺便说一下，从骨相学上来说，笠井君的嘴巴是咀嚼能力强大的大嘴，正是它发出了巨大的声响）。当他从本职工作中解放出来、拥有享受孤独的时间之后，他会选择把自己关闭在只身一人的室内，欣然面对书籍这个伴侣，并与蕴藏其间的、活生生出现在眼前的遥远的过去所发生的事件与事物对话，那时想必他也会不由自主地提高声量。即便是正在默读书籍，在一片静默中，他也一定会发出洪亮的声音。这响亮的声音将会唤醒沉睡在书籍中

的、那些属于过去但却有着鲜活生命的东西，至少笠井相信这声音拥有神奇的力量。

笠井用自己的声音飞越了时间与空间，在浩瀚无垠的时空中任凭自己的精神自由翱翔。只要阅读他的《年表》的任意章节，你就能明白这一点。每当他说起柏林、巴黎、维也纳，都犹如身临其境，而且那不仅仅是对事物的外部观察而已，当他说起生活在西欧某个城市中的，比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普鲁斯特(Proust Joseph hlouis)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时，宛如与他们相交甚笃。至少，在他“隐秘的精神”领域中，那些属于过去岁月的人物都与他成为同一时代的人。

白天，他是一名出版社的编辑，夜晚，在充满幻想色彩的私人图书馆中，他却成为一个与过去展开梦幻般交流的对话者。在我的想象中，笠井就是如此这般的一个人。若非如此，便无法理解他对于过去那种永无止境、全身心投入的研究究竟是出自何种原因。在夜晚幻想的空间，笠井化身为布拉格的卡夫卡(Franz Kafka)、巴黎的本雅明、维也纳的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每一个瞬间对他而言都是至大的幸福。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幸福人生吧。

这是凭借想象力构建起来的又一个人生。能够驱使这种想象力的绝对不是成人，而是最美好意义上的“孩子”，把童话世界当作现实并生活在其中。在童话世界中游乐的孩子，这大概就是笠井君的另一个侧面吧。笠井的《年表》正是这种精神世界而产生的一个童话。

在十字路口玩耍的孩子

“孩子”的感受性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为了对此能够稍有理解，我想不妨引用柏林的本雅明的话加以说明，同笠井一样，他也是一个充满童话色彩的“孩子”。

“不加修饰的、充满噪声的柏林，劳动的城市、商业的首都柏林，不逊色于其他都市，甚至超过其他都市的是，这个城市中有无数的场所与瞬间证明着死者的存在，同时利用死者弥补了自身的完整性。面对这样的场所与瞬间所产生的朦朦胧胧的感觉，比起其他事物来，更具有一种性质，它在幼年时代的回忆中，如同被遗忘了一半的梦境，虽然难以掌握，却同时充满了诱惑，令人倍感痛苦压抑。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没有任何先入之见的幼年时代，即便面对着生命也无法掌控。当孩子面对着向生者的世界引颈张望的死者的国度时，就如同他面对生命本身一样，显示出一股装模作样的亲近（当然是一种不亚于它的、谨慎的）态度。”（本雅明《柏林年代记》）

所谓细节探求者的精神，正是本雅明文中的“孩子”所具备的精神。已经身处成人世界的人要成为这样的孩子，需要经过知性的训练。仅仅依靠想象上的精神所作的空间、时间的移动是远远不够的。一个成人仅凭如此就能成为“孩子”，那只有在神话中才能实现。所谓的知性训练，指的是利用自身的才智磨炼提升知性，将视线的位置下降到孩子的视线。这绝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事情，实现这个目标相当的困难。因为成人无论怎么看都无法恢复到孩子的视线的位置，这是成年人的宿命。但是，对于细节探求者来说，如果无法获得孩子的视线，那就难以展开研究工作。日复一日的训练至关重要，依靠这样的训练才能够逐渐地、艰难地、一点一点地接

近已经远远消逝的孩子的视线。对笠井君而言这种训练意味着在孤独的私人书库中每日与书籍相伴,也许他认为这是一种最切实可靠的训练方法。这一点也反映在他的《年表》中。

前文中我提到了本雅明的名字,可以顺便提及的是,细节探求者自身必须要彻底成为拱廊街(passages)。所谓拱廊街不仅意味着接近事物以及人物的通道,还包括那些无数的小巷交集汇聚而成的十字路口以及岔路口。道路纵横交错,但就在这纵横交错的道路之中,常常隐藏着一条难以辨明的、无法称得上是路的通道,这正是细节探求者所追寻的道路,如同隐藏在被一文不值的破烂所覆盖着的贵重的结晶体。正是在这错综复杂的交叉路中潜藏着值得人们探求的宝贵细节、上帝栖息其中的细节。总而言之,道路越是多,发现上帝所栖息的细节的可能性就越高。

而笠井的《年表》正是力图探求这条通道。

2 隐藏的通道

等待解释的空白

粗略地浏览笠井的《年表》,看起来似乎是将琐碎的事实进行杂乱的罗列,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有如此这般的事实、存在着如此这般的人物,书中所写的内容仅此而已。没有任何针对事实以及人物相互关系的说明。所谓年表就是这样,附上了解释说明反而显得奇怪,找出其中关联的应该是读者。

至于作者自身,无需赘言,他在记录事实的同时头脑中一

定有着某些清晰的关联。作者将这些关联留在了书籍的空白处。作者虽然选择了沉默,但是其隐藏的意图以及构想,可以说清楚地体现在了字里行间乃至余白之中。因此,笠井的《年表》是由铅字以及空白构成的。空白也是内容的一部分,而作为读者的我们必须解释这些空白。普通的年表仅仅是按照年代——提示客观事实。但是,笠井的《年表》远非如此。它虽然采取了客观提示的形式,但却在沉默中揭示出“主观意图”。毫无疑问这是一部“主观的”年表。我认为这正是显示出了笠井《年表》的独树一帜的特点。

可以说,作者是将一种暗示隐藏在事实之中。阅读这部年表的人就如同在进行一次探宝之旅,或者是在参加一场由笠井精心设置的猜谜游戏。我们一边仔细阅读作者笠井君排列出的单调的事实,一边探索隐藏在各个事实中的联系性。

“马克思与瓦格纳之后”的二十世纪

让我们随意地举出若干例子,尝试着进行解读。

笠井的《年表》以 1883 年马克思与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去世拉开序幕,以 1995 年德勒兹、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辞世为终结。自死亡开始又以死亡结束,可能只是希望达到首尾呼应的效果,但是也许其中另有玄机。请允许我大胆揣测,可能作者想要暗示:一个时代在十九世纪末期拉上了帷幕,而我们却进入了思想上的现代,但是这一现代思想在二十世纪的末期也面临终结。

事实上,马克思与瓦格纳的死象征着一个时代的消亡。以黑格尔哲学为开端的十九世纪的思想,经历了黑格尔左派

运动及其解体、从各种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理念发展到现实的实验、工人运动的高涨、西欧各国的革命以及改革的尝试等等,与其说它是一种学者式的理论,不如说它是以化身为现实的理论形式不断发展着的思想。另一方面,发源于启蒙主义和浪漫派的艺术思想以及运动,虽然在瓦格纳身上呈现出一种较为个人的偏颇和倾向,但不可否认也达到了顶峰。瓦格纳可谓这一时代总体的缩影,同时也是一条通往下一个时代的路径。二十世纪可以说是一个“某种马克思的后代”以及“某种瓦格纳的后代”的时代。

既然如此,笠井的《年表》之所以自 1883 年开始,也就具备了充分的理由,而并非是出自随意的安排。作者通过事实的提示,暗示一种对历史的看法。假设年表是从 1900 年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理论学研究》开始的,诚然,这也是一个有充分理由的开始方法,但是这样一来将会遗漏相当多的历史事件。而这部年表也很有可能沦为一部狭义上的哲学思想年表。据我推测作者努力地希望回避这种危险性。

“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之后的着眼点

在我看来,笠井的《年表》是通过了两种方法将事物间的联系进行了排列。第一种方法是,虽然从表面上看与事实并无直接的联系,但是在时代洪流的深处事实却间接地联结在一起。另一种是事实与人物的直接关联,特别是人物的直接的、相互的关联。前者是一种提示方法,读者必须利用历史知识进行二次组织;而后一种方法读起来往往非常生动有趣,令读者感觉受益匪浅。前面我所举出的马克思的死以及瓦格纳的死就属于这种虽然两者毫无关系、但通过时代这一媒介却

发生了相互关联的提示方法。关于后者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可做说明的呢？让我们任意举出一例，稍稍加以考察吧。

例如，我们可以选出 1933 年的条目来进行解说。

这一年突发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政治事件（希特勒政权的成立等），对于文化以及思想而言，也是值得注目的一年。地点巴黎，高等研究院中，亚历山大·科耶夫关于黑格尔的讲义开始了。此时此地，科耶夫的经历与业绩并非关键所在。而聚集在他课堂上的人物群体才真正令人觉得颇有趣味。科耶夫是一个从俄国流亡至巴黎的留学生，按照制度，他是无论如何都不具备授课资格的，但他又是怎样站上讲台的呢？那是由于同为俄国人的知名哲学史家亚历山大·科亚雷（Alexandre Koyre）的恳请（为了令人际关系变得更为有趣，我添加了笠井君未曾触及的事实：据说科亚雷与科耶夫在俄国时就相识，但是两人并非普通的友人关系，科耶夫与科亚雷的侄女订有婚约，因此为了调查科耶夫的人品身世等，科亚雷代替其侄女与科耶夫进行了会面，两人由此结识。科亚雷与科耶夫见面后立即就说：我那平庸的侄女怎么瞧都无法配得上这样的天才。随后科亚雷解除了他俩的婚约才得以实现的。

由于科亚雷必须前往美国出差，因此拜托科耶夫代替自己讲授“宗教哲学”的课程。也许是因为课程的内容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课堂上聚集了众多日后声名显赫的人物。笠井的《年表》仅仅举出了其中极为有限的一部分名字，即便如此也能充分显示出这堂课的历史意义。战后法国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几乎齐集一堂（萨特除外——萨特没有出席），拉康（Jacques Marie Emile-Lacan）、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德桑蒂(Jean-Toussaint Desanti)、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科宾(Henry Corbin)、费萨尔神父(Gaston Fessard)等人的名字赫然在目(学生名单上有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以及冈本太郎的名字,但不知道这两人是否真的出席了)。

战后的法国,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浸淫于胡塞尔的现象学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论之中(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也具有绝对的影响力),然而实际上,这个名叫科耶夫的人的存在(除了讲义与著书之外,他特异的人格使其具有超凡魅力)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法国人从科耶夫那里了解了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虽然从吕西安·莱维-布吕尔(Lucien Lévy-Bruhl)开始,一直到让·华尔(Jean Wahl)以及科亚雷对黑格尔的研究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如此,科耶夫独特的思想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巴塔耶与拉康的哲学如果离开了科耶夫的思想基础就根本无法成立(两人都承认这一点)。

从这个意义出发,科耶夫从1933年开始到1939年结束的关于黑格尔的讲义堪称活跃在现代法国、尤其是战后法国的独创思想的诞生源泉。换言之,战后法国最重要的思想家,如巴塔耶、拉康,或者大学者丹纳、德桑蒂,此外还有科耶夫讲义结束之后的一代,如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人,无一不深受其影响。他的讲义与其说是论述黑格尔自身的哲学,不如说是讲述如何从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中解放出来、如何创建与其截然不同的哲学体系,毫无疑问这是一门充满了斗争历史的讲义。因此,作为1933年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及人物,笠井的《年表》举出了科耶夫讲义